

文 / 童鈺華 (藝術工作者)

一個都不放過！ 讓展場變成推理小說的現場

序幕

「敬啟者：

首先感謝各位來到這裡，參與本劇作之呈現。

如你們所見，本作品是一齣推理劇，舞台設定、主要角色和大致的場景道具都已完成，情節將由你們負責創作。換言之，你們每一個人都是劇本作家、導演，當然還是演員。至於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故事，相信你們在接下來的過程中會逐漸明白。

提醒各位，線索藏在細節裡。

現在，請依序進入、仔細觀察，一個都不要放過。

祝 順利

C&C 敬上」¹

第二幕：客廳。滾落的蘋果。展場一景 (攝影：童鈺華)

一日，T收到一封邀請函，署名C&C。邀請者熟知T熱愛看展覽，而T卻一時想不起在何時何地與這兩人交談過。啊，或許是那天在餐會上L介紹的兩名女子，T這麼想著。於是，在一個無人的午後來到了這幢新興的宅院。

第一幕：玄關

通道盡頭，燈泡持續著昏暗的紅，「嗡嗡嗡嗡」不斷擺盪的鐘擺，發出固定的頻率音，剛要進入宅邸，這規律的擺盪，竟讓T開始微微暈眩。他搖搖頭，試圖打破傳來的波動，回頭發現另一個入口。

紅沙發、紅高跟鞋，暗示著一種邀請，T伸手探了下沙發的餘溫，不久前有人坐在沙發上脫下這雙高跟鞋嗎？而鞋子卻又像櫥窗展示般，端正地展現自己的姿態。牆上透著金屬光澤的鑰匙，如同指針般指向2點鐘方向。「往前走吧」，T對自己說。



第二幕：餐廳。沾著奶油的手指（許尹齡，最後的檸檬派，局部）攝影：童鈺華

第二幕：客廳&餐廳

沙發、矮几、牆上的家族合影、手影遊戲的畫作、掛著的大衣，一切的景象都如此的平和與寧靜，這宅邸，應該是度假別墅，保留著主人一家子的生活痕跡，卻沒有雜物的累積，以及，曾在這個空間裡發生的事件殘影——例如：滾落在地毯上的蘋果。T依著邀請函的指示，逐一確認每個物件背後的意義，撿拾每個角落的訊息，試圖串連出邀請者可能傳達的意向。正當陷入與自己的對話時……

「砰！」，一聲尖銳的槍響劃破寂靜的宅院，T循著聲響衝到餐廳：餐桌上的餐具因巨響而搖晃著，桌上尚未收拾的紅酒杯，應聲落地，紅酒潑灑一地，如同濃艷的鮮血流淌……蠟燭滴下的蠟淚，不是凝固的狀態；蛋糕盤中，留著一截手指，

彷彿剛偷挖起蛋糕上的奶油……。這宅子裡有人！是誰刻意留下這些線索牽引著T一路往前？

第三幕：浴室與過道

T離開餐廳後，途經一間小小的浴室，浴簾半掩，一塊肥皂躺在磁磚上。「要是踩到鐵定以後仰的姿勢重摔倒地吧」，T這麼想，同時也不禁懷疑：肥皂，還有客廳地毯上的那顆蘋果，到底是刻意以造成某種「意外」的發生？或是因為地震之類的自然現象而掉在地上呢？

這房子太詭異了，時間是靜止的，物件卻似乎「自主地」微微、緩緩移動。

「鈴……鈴……」不遠處傳來鈴聲，由微弱漸清晰，是電話鈴聲。這似乎是孤立的宅院唯一與外



第三幕：浴室。地上的肥皂（楊子弘，日常隱憂—小心滑倒，局部）攝影：童鈺華



第三幕：過道。樓梯通往何處？展場一景（攝影：童鈺華）



出不去的天井與樹（李孟杰，餘生--隱沒的樹，局部）攝影：童鈺華



第四幕：臥室。擴散的血跡（袁廣鳴，難眠的理由，局部）攝影：童鈺華

界的聯繫。轉念一想，難道是C&C要給我更多的線索？正猶豫著是否接起，鈴聲停止。T有些懊惱。「沙……沙……」樹葉摩挲，T從懊惱中回神，這才發現這過道還有個小小天井，天井裡就一棵樹，從瘦長的開窗無法窺得樹的全貌，僅僅部分樹影與枝桠。T繞了天井一圈想看清完整的樹，一座樓梯在眼前，不，是半座樓梯。第一階的高度在約莫離地面150公分高之處，稱為第一階或許不恰當，是第一階到第五階被誰拔除了比較適合；而這段台階也無法通往何處，因為——這棟宅子，沒有二樓。

一個人影，似乎從臥室溜了出去。

第四幕：臥室與庭院

T想尾隨人影的行蹤，問清楚他是不是也受邀到這間屋子？到了臥室，卻不見人跡。

眼前，是一張折成直角的床，鐵件密佈在床上。另一間小臥室，只見白色床單上，漸漸、漸漸滲流、擴大的血跡。T感到一陣緊張，一口氣堵在喉頭。是自己總是晚了一步？或是被邀請者掌控著這個密閉空間裡所發生的一切，只為了讓自己看見？臥室通往庭院的門扉半掩，可以想見，遁出的人，側著身、小心著不碰到門板的動作。庭院樹影搖晃，一叢叢的植物讓T暫且舒緩了沈寤的情緒。天色，似乎暗了下來。

第五幕：密室

所有遺世獨立的宅院，都有個密室。縱使遺世獨立就已足夠埋藏所有的秘密，密室，依然有它存在的必要。尤其，邀請陌生人參觀時，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空間。

這宅院的主人品味獨特，密室，塗裝成溫暖且少女的粉紅色，牆上兩個時鐘，標示著不同的時間，一張被壓彎的桌，桌上一顆睜著圓眼的鹿頭，場景裡，一段影片，不斷重複放映：兩名白衣黃裙

的少女，艷紅唇色，似孿生卻獨立個體。兩人一進一出、一出、一進，影片末段，一人眼神向前，一人從後方側頭，往前者頸部吹了口氣（或低語）。

倏地，T彷彿也感到頸後一陣涼意。回頭，依舊無人。人體的餘溫，在這個密室裡已十分稀薄。T在密室裡，待了一段時間，即使影片吸走了所有的聲響，卻又因為在密閉空間中的密室，反而產生一份安全感，T甚至浮起不想離開密室的念頭。

第六幕：地下室

終究，T在8分鐘循環的影片播畢後，步出密室。

通往地下室的入口，掛著一張逃生練習的圖像，T覺得自己聽見了圖像裡逃往地下室的人們的低語，遠方的天空灰撲撲，直覺聯想到龍捲風來臨前，被漫天捲起的風沙所遮蔽的景象。圖像中的人們魚貫踏著通往地下的台階，T也順著明顯的指引走進地下室。

許多推理劇、懸疑片及恐怖片的地下室，都上演最後決鬥的情節。T期待著在地下室盡頭，或者推開地下室出口後，能見到C&C，終究沒能實現。地下室，是讓回憶成層堆貼、沈積之地，地下室之

下，也可能深埋著另一棟古老的宅院，靠著磚縫、樹根所及之處，傳遞更古老之前的細語；而覆蓋其上的新興宅院，也將一併接收古老的氣息。

映入T眼簾的即是一整面沈積堆砌各式各樣知名/不知名物件、動物骨骸……的牆，宛如另一個地底世界，至此，人煙已散佚。「或許，C&C根本不存在，這封邀請函是宅院自己寄出的」，T確定著，經過三個收藏宅院主人一家人合照的箱子，步出地下室。

而地下室角落，一張印有大寫R的紙片，繼續等待著下一個收到邀請函的人拾起，拼湊出宅院欲說出的某個單字……。



第五幕：密室（河床劇團，郭文泰+安德魯·考夫曼，unsopken一景）攝影：鄭景陽

¹ 高美館「一個都不放過—當代藝術中的推理事件」展場入口文字。



密室中，永遠有人在偷窺？
（維特·貝拉諾Victor BALANON，無名百篇，局部）安卓藝術提供

策展人之一簡正怡喜愛推理小說，展名「一個都不放過」，即是源自於推理女王克莉絲蒂·阿嘉莎的經典名著「一個都不留」。這部小說的結局，是該場謀殺的策劃者都無法逃離孤島上的豪宅，或者說策劃者自身並不想留在人世；整個事件似乎都圍繞著一首童謠，從十倒數至一的童謠，每減一個數字，就會少一個賓客。「一個都不放過—當代藝術中的推理事件」擷取了邀請函的元素，在展場開頭對觀眾提出邀約，但是期待觀眾在置身每一幕劇的同時，能夠翻轉「一個都不留」的概念，不放過任何一件作品，深度參與展覽。另一個更純粹的追求是，透過一個推理的概念，不探討重大議題，單純藉由一個有趣的引子，讓觀眾更輕鬆進入展覽，編織出一個屬於自己的展覽腳本，並且欣賞當代藝術的多元性。

試著從藝術家的角度觀之，在這場推理劇中，共同演出的當然不只是觀眾而已。策展階段，每位參與的藝術家也同樣收到了邀請函，有些作品本身當然即具有懸疑感，或者探討心靈層面、精神病患等議題；亦有將記憶、死亡事件組合成各個不同事件的創作，以及本身即為一幕幕場景的作品。具有這些意涵的作品，放在推理氣氛的脈絡之下，顯然合理；然而，當作品原意並非與「推理」有所關聯性時，放置在本展中，則是連藝術家都覺得有趣的脈絡吧。例如：大衣/皮包/高跟鞋系列的立體作品，成了現場的某個線索與片段，有了新的意義。不僅對於觀眾的參觀過程，對藝術家而言，作品的再定義，也都十分當代。

展場，如同一幕幕架構好的場景般，作品進入、人員進入，方能正式演出。在展場設計規劃端，設計師雅雅珮開放了極大的空間，讓近30位藝術家的作品能夠依著展覽脈絡，逐一在屬於自己的「空間」中呈現；但在場景的安排上，則提供了使之更為完整的元素，例如：滾落地毯上的蘋果、上下皆不得前行的懸空台階、無法跨出的天井……，讓作品與展覽本身製造的氣氛之外，有更多懸疑性的暗示。暗示著觀者，身處的不僅是展場，同時更無庸懷疑的是一個如孤島般的宅院。也惟有在這樣隱約透露著緊繃感的空間引導，一幕又一幕，將緊張感堆疊成團，鯁在喉間，膨脹，再藉著作品紓放情緒，當然也更有助於觀者建構出自己的觀賞路徑。

博物館或美術館的空間，本身即具有「密室」的特性。在展場中，面對一件件作品解讀及感受時，室外的陽光風雨、鳥鳴蟲啣、溫度濕氣與之全然無關；也正因為如此，展場，對應於推理小說中的經典設定—密室—就有了十分契合的意義；而參觀過程中，空間同時作為演出現場、同時作為展場，雙重定義之下，也讓觀者對自我、對作品及對空間的定義，更自由地遊走在觀看者（與展覽距離較為遙遠）、劇作者（主導但旁觀的角度）及參與者（可能也是演出的一部份？）等身份之間，是一個極具開放性、極度適合和自己對話的展覽。文末，必須承認，筆者具有極易接收暗示的性格（或稱腦波弱），在開幕前進入尚無人的展場，每件作品跳出的影像、輪廓或聲響，都如同呼應著邀請函，搶著在筆者參觀過程中，成為我腳本中的某個段落。同時，也相信當我們第二次、第三次進入展場密室時，將完成第二版、第三版的腳本。沒有結局，但皆有意義。